

碧血丹心平藩传

序

有死君，有死国。弘演纳肝，王蠋绝脰，死君者也。死国之事，含义较广。稽之往史，宋明之季，死国者众而且烈，斯盖民族存亡所系，与所谓君臣之义，易姓改朔，稍稍殊矣。宋之岳忠武、文信国，明之于忠肃、史阁部，皆于民族垂烬，神州陆沉之际，奋起努力，以与异族抗。岳公于公，皆不死于前綏，而死于冤狱，悲惨壮烈，尤同为后世所悼痛。近顷文君公直编《碧血丹心》一书，叙述忠肃故事，体虽演义，而文则详于正史，姜君侠魂从而为之评，以旧史料为新小说，相得益彰，其两君之谓乎？昔褚人获作《精忠传》，抒写岳公忠义，至今妇孺贩竖，鼓书弹词，演者听者，不自知其歌泣之何从，信夫扬先烈之光，作民族之气，小说之力，较正史为大。忠肃死，而其沦浹血气，耿耿忠烈之精神则不死，然则两君之力亦伟矣哉！

民国十九年五月，三原于右任叙于沪寓，时则我东方天竺民族之领导者甘地就捕之后五日也。

第一章 琼水银山人 羈河畔 侠踪剑影客话关头

话说广西桂林府，城外十里有个烂霞墟，约有三五十户烟灶，二三百口人丁。墟南百步远近，有一所瓦房，是本地有名的乡绅武家。桂林人没有不知道这烂霞武家的。他家百余年来，没个白丁。元朝成吉思汗进关时，武家的祖先，名叫武成的，曾任延安府知府，后来借署太原府知府，恰逢胡骑入晋，殉难亡身；全家死于王事，只剩得一个儿子武月祥，因赶考还乡，得免于难。那武月祥在元朝时，隐居不仕。直待明太祖朱元璋登基，他才起乡兵为父报仇，得授广东边地总镇，年至九十余岁才寿终。只因他一生清正，毫无余蓄，以致身后萧条，几至无以为殓。因此，他的夫人庞氏，念着丈夫的为人，竭力训子，保守家风，落得个书香不断，诗礼传家。

只因武家以廉字传家，以义字立身，所以虽是世禄之家，却只剩得瓦屋三楹，荒山一片，既无田产，又乏余资，子孙都守着祖训，安分读书度日。传到武朝模手里，久耽书史，未免不知稼穡，家中人口纷繁，便渐渐有些支持不住。后来武朝模一举成名，得中榜眼，却又因供职郎署时，揭参权贵，罢职还乡，闭门课子，倒也逍遥自得。只是武朝模是个天生情种，因此家庭之中，有些小纠葛。武朝模便四出遨游，消受那天下山川胜景。却因为曾做过大官，游行有些不

便，便埋名隐姓，葛巾野服，避去那地方官迎送的麻烦。

武朝模萍踪浪迹，除却长在武昌打住些时以外，便是携一小僮，名唤章儿，行无定址的任意徜徉。有一年，走到黄河南岸，恰值隆冬天气，大雪飘飘，河里冻的如水晶一般，不能够渡河北上。好在他本来没甚紧要事情，便在客店中打住下来。一连几天，那天气总是彤云密布，鹅毛大雪，越下越大。看看檐前阶下，越积越厚，平添了二三尺高地面。武朝模处此寒天，既不能出外游逛，只好窝在屋里，高卧读书。

一日黄昏时，武朝模正读《唐书》读得高兴，忽听得外面人声嘈杂，越闹越厉害。侧耳听去，一个北地口音的男子，高声喝道：“你不长眼睛吗？难道我是不给钱的吗？”又听得店里掌柜的说道：“这几天雪大，客人全不能动身，客房早挤满了，委实没空。那一间，大家早就定下了，我接了人家定钱，怎能再给您咧？您也是在外头吃饭的朋友，怎这般不讲道理？”那北地人不待他说完，便嚷道：“只有您们开店的欺讹诈骗，才是不讲道理！我给钱住店，怎么不讲道理？您说的话，只好骗骗三岁小孩子！天下哪有人还没到，先就把店房定下的？就让你是过路的官府，怎又只定这么小小的一间单身店房咧？”接着便听得店里伙计们七张八嘴，闹的也听不清说些什么。

武朝模便抬身起床，顺手披了件狐皮披风，披在身上，又戴了暖帽，才开门出房，到店堂里来。只见当地里立着一条大汉，仔细看去，约莫二三十岁纪。头上扎着个包巾，已被雪遮满了，瞧不出是什么颜色。身上穿着紫酱色密钮箭衣，左肩上露着个剑靶儿。下身穿着甩裆青裤，扎着裹腿，

足穿抓地虎靴子，已被雪浸透了，靴统和靴沿，现着两般颜色。他身边桌上，乱堆着一个二尺大小的包裹。再看他面目时，长长的两道眉儿，衬着一双星一般精光射人的眼睛；大直鼻子，四字大口，却没留须；两耳被包巾裹了，瞧不见。虽是大雪中走来，却满面红光，额头冒汗。看过去，是个老走江湖的武士势派，却又没些儿下流鲁莽模样。

武朝模便迈步上前，一面阻住掌柜的和伙计们不要乱嚷，一面向那人抱拳施礼，问道：“尊驾因甚事和掌柜的斗口？有话不妨好商量，咱们坐下来谈谈可好？”那人忙拱手还礼。武朝模便让他和掌柜的都坐下。听那人说道：“我因为天气不好，不能渡河，来这儿投宿。掌柜的先说：‘咱们这儿不住单身客人！’后又说：‘没店房了。’你老想：天下出门人，谁带着家小走？怎叫个‘不住单身客人’呢？这不是当面欺人吗？后来我见东廊空洞洞的，空着一间客房，便问他：‘那不是空房吗？’他又说：‘是过路官府定了去了。’我也打这黄河边上来往过几趟，从没听见说过有什么官府不定上房，却定下这么一间小小儿单身客房的。他开的是店，单不叫我住，这不是瞧不起人吗？凭你老说，似这般欺负人，泥人儿也受不了，何况咱们长走江湖的，怎能白让客店掌柜的轰出去呢？因此和他吵了两句，想不到倒惊动你老了！”武朝模听了，明知是掌柜的见他没带行李，怕他拖欠店钱；瞧他又是武士打扮，近来常有这班仗武艺白住店，临完，给他一打了事的；故而掌柜的托辞不接待他。便向掌柜的说道：“你就将这间单身客房拾掇了，给这位客人住吧。这天的天气，那定店房的主顾，也不见得就来；即使来了，却又再商量，总可设法的。似这般可好？”掌柜的听

了，沉吟了一会，转向武朝模道：“武爷，你老认识这位客官吗？”武朝模正待答言，那人早又睁眼立起，想又发话。武朝模忙拦住他，向掌柜的说道：“您只叫伙计去拾掇房子便了，旁的事，全有我。”掌柜的听了这话，才不言语，起身叫伙计去拾掇那单身客房。

武朝模便向那人道：“屋子还待拾掇，此地风大，尊驾不如先到我屋子里去坐一会儿吧。”那人也不客气，便随着武朝模，径向上房里来。进得屋里，武朝模摘了暖帽，脱了披风。又让那人挥过巾上身上的余雪，见他头上扎的是酱色武生巾。武朝模让那人上炕相对坐下。章儿在灯炉上，取下水壶，沏了一壶茶，又荡过茶盅，送到炕几上，才退了出去。武朝模先斟了一盅茶，递给那人，那人双手接过，然后自斟一盅，同喝着，便动问那人的姓名籍贯？因甚到此？那人答道：“我姓钱，名迈，字超尘，祖籍上谷。只因鞑子陷上谷，才移居涿州。先祖经商西川，因此又在西川落业。我自幼随姊丈往来塞北，因此在北地投师习武。近年因家计艰难，在镖局里当伙计，图个糊口。如今因为要到北京有点事体，路过此地。”说罢，又问武朝模姓名？武朝模只说了他平常瞒人的假名字伍耘藿，托言游学路过，在此打住，候天晴渡河。二人彼此谈着甚是投机，越说越亲近，渐渐彼此倾心吐胆，将各自的行藏吐露出来，钱迈才知道伍耘藿就是武朝模，久闻他是个不畏权贵，赤胆忠心的谏官，无意相逢，自是十分欢喜，十分的钦敬。武朝模叮咛他休要声张，以免烦恼。钱迈诚恳答应，接着便要将自己的身世，和这次北行的事由，尽情的告诉武朝模。

武朝模忙止住他，叫章儿去向掌柜的说：“这位钱爷就

在我这里晚饭，那边屋子拾掇好了，只关照你便了，不必来这里打扰。”章儿应了，出房自去寻掌柜的去了。钱迈此时原没吃饭，便也不谦让。一时小僮进来回道：“已嘱咐过了。”接着，便将杯箸取出，揩洗过，摆在炕几上。又去端了六碗菜进来，一一摆好。武朝模斟过酒，二人举杯同饮。钱迈在这风雪长途之中，得遇这意想不到的良朋，异常痛快，不觉鲸饮虎餐，豪兴勃发。武朝模客邸逢友，得慰寂寥，也分外高兴。便都脱落礼文，毫不客气，只教章儿捧壶在旁，连连斟酒。

钱迈一连饮了几杯，再也按捺不下了，高举酒杯，向武朝模说道：“武爷，我钱迈万想不到在这风雪长途无处投宿之时，得遇着您，这真使我快活的不知要怎样才好。我今年二十八岁了，天下十三省，差不多全走到了，世道上的酸咸苦辣，也全尝到了。自从我七八岁时，父母双亡，寄居南边，一无亲故。幸得姊姊将我抚养成人，姊丈皇甫静波，原是四川数一数二的武师。只因主司无眼，考试不中，叹了口气，投身镖局，南北走镖为生。见我身体强壮，性情灵敏，便将一身的本领，全教给我。我十多岁便跟着姊丈走江湖。后来，四川闹饥荒，接着大瘟疫，我姊姊染疫身亡，那时我才只十五岁。姊丈心里一急，将我付托给五台友鹿道人学艺。他就此云游天下，一直到今。我闯尽南北，也不曾遇着他。这便是我生平第一桩恨事！我在五台跟着师傅友鹿道人练了十年武艺，才奉师命下山闯世。这几年来，也不知走过多少地方，眼里也不知瞧了多少不顺眼的事儿。今年初冬里，在荆州接着师傅的信，命我在年底赶到河间府。我在南边干了些事，便渐渐的朝北赶路。

九月里，便走到了武胜关。那夜宿在店里，陡然听得隔壁放炮道喜，喧哗吵嚷，却又夹着哭声。我一听，诧异着：怎么嚷着道喜，却又夹着号天叫地的哭声咧？心中委决不下，便起身出外观看。哪知那店里掌柜的见我起身，连忙过来拉住我道：‘你老可是要去瞧隔壁人家的喜事儿么？俺劝你老不要去，犯不着惹火上身！’我听他这话离奇的很，便向他追问根由。他说：‘隔壁这一家子姓王，老两口子，养活着一个小子，有十七八岁了。一家三口，仗着铁锄耕种过活。打那老头儿王世普十多岁，直到前年，辛苦了四十年了，才积得几百两银子，置了些田房山地。不想日子一好过，老头儿没福，一场病，死了。他儿子王通，去年三月里，跟着个朱仙镇的行商，上河南去了。王老头儿一躺下，他的家族，就大伙儿出来调派丧葬，不由王老妈儿作主，就乱七八糟的卖了几亩地，将王世普尸棺胡乱葬在乱葬岗里，回来却向王老妈儿说：你的儿子自动身后，没个信到家，一定是没有人了。世普的香烟要紧，俺们家族不能瞧着他做饿鬼，大伙儿商量定了，给他先立嗣成服，也好接续这户人家，就是您也有个靠傍。即使通儿回了，您多一个儿子，多一个人孝顺，也只有好处。您瞧瞧俺们代您想的可周到？王老妈儿不肯答应，要央人写信，托便人带到朱仙镇去，叫通儿回来。不料他的近支本家王主亚听得了，出来大骂一场，立时邀集族人，很慷慨的将他儿子连儿过继给王老妈儿做儿子。那王主亚虽穷得连饭都没得吃的，却是本县一个武秀才。不要说王老妈儿不敢和他别扭，本乡收租管业的粮户也没一个不怕他的。当下众族人自然是百依百顺。王老妈儿除了发抖着急，不敢说半个不字。王主亚从此就在王老妈儿家

里住下，整日的逼着王老妈儿要地契，讨银子。今日算是连儿过继请客的日子，地方上和王家的族人，都怕王主亚厉害，齐来和他道喜。这哭着号着的，大概就是那王老妈儿马氏了。’我听了这话，更加气忿。却为碍着掌柜的，只好坐下静听。果然听得隔壁有人喝骂，道：‘今天是喜事，不许哭！你怎这般不中抬举？’接着便听得一个老妈儿声音的哽咽着，道：‘俺触想着俺的老头儿命苦，和那不肖的小畜生啊！’说着，又听得抽抽噎噎的声音。便有人大喝道：‘原是你俩老骨头命苦，才给你们立嗣！你那小畜生早已短命了，你还想他则甚？你再要不识趣，可别怪俺！’接着，又是一阵旁人喧劝的声音。随后便听得宰猪杀羊、唱礼上祭。”

这时，夜黑如漆，武、钱二人俱已连喝了七八杯，都微有酒意了。武朝模叫章儿掌灯，且将烫热的酒添上。炉里也生了火，暖如春日。二人意气相投，浑忘寒夜。武朝模一面给钱迈斟酒，一面说道：“世间最恶毒的莫过于家族！要是族里有一家有儿无嗣的人家，便你也想承继，我也想将儿子送去。为着些臭铜，不惜以他人父母，或是将儿女作兑换银钱财产的东西！究其实，只是瞧着田地钱财眼红罢了，何尝是顾念伦常，悯人孤独？你只瞧这班人满嘴里大仁大义，说些什么‘兄无嗣弟不得以有其子’咧，又是什么‘于礼应继’咧，倘使他亲近支派中，有个花子死后无嗣，却又不提这话了。即使有旁人说他的儿子理宜承继那死去花子的香烟，他也要极力推却，断乎不肯叫他儿子去给花子做儿子的。所谓‘家族’，大都如此！您所遇着的武胜关王家，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！”钱迈听毕，接过酒，一仰脖子喝干，

答道：“您老这话，真痛快极了。可是那王主亚竟然是禽兽不如，那心肠坏的比旁人更加十等。”武朝模诧道：“难道他夺了产之外，还有过甚之恶吗？”

钱迈圆睁双眼，右手攥着拳头，向炕几上一擂，恨道：“这贼真是天下第一等的恶强盗！那天我听着他们直闹到夜深才散。我原来要赶路的，既是遇着这等不平的事，便成心再住一宿再走。挨到次日黄昏时，假作散步，出了客店，在市上闲逛。想着大路上客店掌柜的嘴，是世间最靠不住的，颠倒是非，是他们的惯技，休要被他们欺哄了。我便假作买东西，到些店家去仔细打听一番。哪知这些店家一听得王主亚三个字，便满面惊慌，连连的摇头，回说不知。一连几家，都是如此。我便换个问法，走到一家酒店里，要了些酒菜，和酒伙计有一搭，没一搭的，谈些乡土风俗，渐渐的说到王世普家里。酒伙计笑道：‘这瘟老头子，一辈子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到六十岁死，也没吃过一顿大肥肉，穿过一件新棉衣。积了几十年，积成一二百亩地，一天福也没享得，临完。还不得个好死。’我听了，暗自诧异，却故作无事，问他：‘怎的不得个好死？’他说：‘自从这镇上传说他儿子死在河南，那西头王大爷……，’话没说的完，他掌柜的早提高嗓子叫他去瞧烫的酒。我见他们都怕祸不敢说，知道查问不着，便起身回店。却是我这时又知道王世普死非正命，且与王主亚有关。便打定主意，要管这桩闲事。晚饭后，推说头痛，到房里去睡了。

二更过后，我暗地出店，先到隔壁王家。只见马氏婆子冷清清，对着一盏残灯，吞声暗泣。我便打天井下去，轻轻的撬开房门，捱身进去。那马氏忽然瞧见了，吓的目定口

呆，急的要嚷嚷不出来，只索索的抖。我忙上前安慰她，告诉她：‘我是来救您的，您不要害怕。’她听了才稍为安定些儿。却是一听我是来救她的，又触起了她的伤心，泪如雨下。我问她：‘您的丈夫是不是得病死的？’她说：‘是族弟王主亚请他喝酒，回来就肚泻，不到三天便死了。’我听了这话，知道白天里酒伙计对我所说的话，一点儿不错，王世普一定是因为外头谣言他儿子死在河南，王主亚蓄意谋产，便请他喝酒，暗中下毒，将他药死了。当时我又仔细问她：‘王主亚夺去的田地有多少？银钱首饰没被王主亚拿去么？’她说：‘二百七十几亩田的地契，连历年积下的六锭银子，和俺的首饰东西，全被王主亚搬去了，他说：这些应该是儿子继承的。可怜俺饭也没的吃了，只好跟着俺老头儿去了！’说着，又淌下泪来。我便先给了她两锭大银，又劝她一番，说：‘我去劝王主亚将东西还您，您千万不要寻短见！您的儿子没死，我知道，他不久就要回来的。’她听了这话，且不接银子，一把拉住我，问道：‘真的么？天可伶！通儿还在，俺也有出头之望了！’我便故意说的千真万确骗她欢喜了，才离了她家，径去寻王主亚。

这时已是三更天气，万籁无声。我放步照着日间听得的途径，直奔王主亚家中来。他家是个三间两进的瓦房，我打左边躡进去。先到后进，灯火全无。我沉吟着，不知王主亚这厮住在哪间房里？却又没个打听处。想了些时，且向左首正房里去探一探再说。想着，便跳下天井，拨开左首正房的纸窗，轻轻的跃将进去。取火纸照看：正中有一张月宫形出一步的木床，垂着变成了灰色的帐幔，床前却无鞋子。房中只摆些旧木器，知道没甚机陷，便轻轻的走到床前，掀起帐

子看时：床上睡着一男一女，并头相抱，睡得正熟。我便将那男的一把提出床外，也没待他叫唤，便拔刀吓住他。那女的也惊醒了，见我手中有刀，不敢声张。他两个当我是强盗劫财的，我也无暇说明来意，只问他：‘那女的是什么人？’他不答。被我横砍了一刀背，他才说：‘是儿媳妇。’问他：‘儿子上哪里去了？’他说：‘今天在族人家里喝醉了酒，睡在他房里。’我见这般禽兽般的人，忿火中烧，也无暇再问他旁的話，便一刀劈了他。那女的骇昏了过去，也拖她下床来，宰了。再出房，前后一搜，只有他的儿子连儿睡在前面。还有两个长工，住在侧屋里。我想他父子同恶共济，这种恶根也不必留在世上，便也杀了。回头将屋里一搜查，除却几十贯铜钱，拿不动，没要。所有他在王老妈儿那里勒劫来的金银首饰，一古脑儿打做一个包裹，还没动过，我便顺手取来，扎在背上。回头将前后门锁上，一把火，前后齐着，我才跳出来，回到王老妈儿家里来。待我再蹿进去时，哪知景象全非，使我大吃一惊。”

武朝模听到这里，也吃一惊，便道：“王主亚既已伏诛，难道还有甚人和这乡村老妇作对么？”钱迈道：“倒不是有人和她作对。我进去时，那屋子里箱笼全开，桌椅零乱，连那王老妈儿也不见了。”武朝模惊道：“这又是何原故呢？真奇极了。”钱迈道：“这原是我荒唐！当时我取灯四下瞧看，只见窗前桌上撂着一张字条儿，忙就灯下细看时，却是我师傅友鹿道人留给我的。上面都是教训我的话，说是：‘你闹了这般个大未完，倘使杀了王主亚，马氏固然脱不了干系；若是不杀王主亚，你又不能常在这里护持她，王主亚受了你的气，还不是出在马氏身上，做事怎么这般顾

前不顾后！……’末了，又说：‘马氏我已带走了，你赶快到河间去，在此不便相见。’仔细一想，这事是做的太鲁莽了。这时，天已大亮，不便回店，只好带着随身包裹，向北赶来。到河南境内才买了些里衣裤。怕旁人猜疑，半路上不便制备得行李，就此向北趲程。到此，听说冻了河，正在为难，想到落店打听，可能踏冰渡过去？不想却遇着你老，这也是我三生有幸。”

武朝模道：“这河冻的坚实时，连底也冻了。有些买卖人，生意要紧，踏冰而渡的也有。但是终究是涉险，所以南北行客，都是等着解冻再走。您如今既有师命，恐是等不到河冻全解。明天且打听打听，如果有走冰的，再结伴同行。因为他们久于此道，有些把握，不致于冒昧罹险。”钱迈听了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就去叫掌柜的来问一问：要是明天有走冰的，便同他们一道过河；要不然，我一人也走了。委实是岁终快到了，日期已近，不敢耽搁了。”说着，便要叫掌柜的。武朝模拦道：“你不要性急。你此时问他，保管他说没有。他们多留你住一天，有一天的钱，怎肯放走主顾咧？况且有没有走冰的，也得待明天早上才能知道。要是今夜天冷风大，明天阴霾无日，便有人走冰。要是今天夜里不大冷，明天早上杲杲出日，断乎是没人走的。便是您也犯不着轻身试验，倘若有些差池，既非令师所望于您的，并且也无济于事，反落得后悔不及。”钱迈听了，点头道：“你老金石之言，令我茅塞顿开。”说着，满饮一杯。武朝模也陪了一杯。

二人知己相逢，十分畅快，真是酒到杯干，开怀痛饮。不觉更鼓频敲，已是二更将尽。外面店堂中，已经收拾碗

桌，下了门灯。伙计们向各客房添了茶水、灯油，道过安置，一路来到上房，便顺便请钱迈回房安歇。武朝模便道：“你们去睡觉吧。钱爷回屋子里去时，我这里有人伺候，你们甭等了。”伙计们诺诺连声的应着，退出自去安歇。

钱迈起身告辞，要回房去安宿，武朝模忙拉住道：“那边屋里没火炕，冷的很。不嫌弃，就在这炕上窝一夜吧。我们难得相逢，作个抵足之交，何如？”钱迈谢道：“只是惊扰你老，于心不安。”武朝模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咱们同是天涯，何必客气。天时尚早，不妨再喝一杯。只是您雪地冰天，长途跋涉，不劳倦么？”钱迈答道：“我久走江湖惯了，就走十天半月的长路，也不疲倦。你老既高兴，我正想多聆些教益啦！”

武朝模便叫醒章儿，洗盏更酌。二人方要再续畅谈，忽听得喀嚓一声，二人一齐停杯注听。

要知是何声响，且待下章叙明。

第二章 摇遇豺狼苦孝子绝粮 拯孤穷旅中人致赈

话说武朝模、钱迈二人方要举杯，忽听得窗外喀嚓一声响亮，武朝模一惊，停杯静听。接着又听得一声惨呼，悲锐刺耳。钱迈便要起身下炕，武朝模忙摇手止住他，悄声说道：“咱们再听一会。”钱迈依言，和武朝模两个凝神侧耳，细听多时。只听得窗外北风怒号，呼呼作响，再也听不出旁的声音来。钱迈便反手拔下背负的长剑，伸腿下炕，向武朝模道：“待我出去瞧瞧去。”武朝模忙道：“我也去。”说着，便叫章儿，钱迈摇手道：“不必叫他，你老也不必去。北地不大干净。我听那先头的凄惨声音，着实蹊跷。恐是一桩尴尬事体，不如我独自出去，免得照顾不来。时候已久了，不能再耽搁，我去了。”武朝模还想拦住他，叫人掌灯同去，不料钱迈话才说完，左手拨开门闩，将房门一拉；右手舞剑，耍了个剑花，便出门外去了。武朝模一把没拉得住。

钱迈蹿出房门，纵目四望，只见天地一色，白冰映着黑影里，大雪纷飞，寂然不见一物。便掌剑护着身躯，沿着阶檐，向苑子尽头，拉开侧门，将剑一扬，一挫身躯，闪身而出，来到墙外。定睛四顾，只见上下都被雪遮的全白，也分不出什么来。只有墙外靠着武朝模住的上房窗子不远，有一株大松树，枝叶儿迎风窸窣，在那万白丛中，露着一条黑影，格外惹眼。钱迈便顺着眼，朝那松树上下望去。陡然瞅

见树根边一大堆黑物；隔着不远，又有一小堆黑物。便忙将剑护住上身，直奔过去。来到松树根旁，握剑当胸，眼向那大堆黑物细看时，原来是一个人，倒在雪地里，一动也不动。再回头看那小黑物时，却是一个二尺来长的包裹。钱迈便俯身下去，伸左手，一摸那人的面孔，又冷又滞，和雪一般。忙朝他鼻孔边摸去，还微微有些气息。钱迈便连忙起身，将剑插入背上剑鞘内。复佝偻着身躯，轻轻将他抱将起来，直抱到窗下，敲着窗子叫道：“武爷，这里有个冻坏了的汉子，请你老叫人弄口热水来给他喝。”武朝模忙隔着窗纸应了，急推章儿起身，倒热水送去；一面隔窗问钱迈道：“还有救么？怎不扶他到屋子里来咧？这里暖热些，不是更容易救治吗？”钱迈应道：“方才咱们听得的喀嚓一声，大概就是这人冻倒在冰上的声音。谅来这时冻倒的时候不长，还能救醒。屋子里太暖了，冻极了的人，不能猝然受热。且待他喘过气儿来，再扶他进来吧。”武朝模听了，便下炕披了披风，亲自出房去，叫店伙计起来，相帮施救。

钱迈抱着那人，斜偎着在窗侧墙上，伸手代他一把一把摸着胸膛。一会儿，小童章儿战战兢兢的，右手提着一把铜壶，左手拿着一个茶盅，蹑手蹑脚走来，钱迈一手撑持那人，一手接过章儿手里的茶盅，叫章儿就手中斟了一盅白开水。复叫他撂下铜壶，帮着扶住那人，腾出自己的右手来，从腰袋中掏出一块打火镰铁，撬开那人牙关，将热水缓缓灌下。又将自己身子，偎住那人，代他取暖。约莫过了半盏茶时，又照样灌了他一盅热水。便听得那人肠中辘辘的连响了几声，鼻孔中气息也较以前略大些儿了。钱迈大喜。这时，章儿已冻的愁眉苦脸，瑟缩作一团。钱迈便双手撑扶那人，

叫章儿先回屋里去。章儿巴不得这一声，连忙答应了，拾起铜壶，接过茶盅，冒着雪飞奔进去了。

章儿去了一会儿，便见武朝模裹着披风，却光着个脑袋，领着两个店伙计从外面急急奔来。望见钱迈，便问道：“怎样了，可好些？”钱迈点头道：“气儿喘过来了，不妨事了。”武朝模听了，心中一爽，又问道：“这时能扶他到屋子里去么？”钱迈道：“且扶他到外面屋子里躺着，待他全醒过来，才好烘火啦。”武朝模便叫两个伙计上前，半抬半抱，将那人扛到前面店堂中来。武朝模和钱迈也随着来到店堂里。店伙计将那人扶到他们睡的行铺上躺下。钱迈一面叫伙计冲碗姜汤来，一面代那人摩擦顺气。一会儿，伙计冲了一碗热腾腾的姜汤送来。钱迈接过，仍旧撬开那人牙关，将姜汤缓缓灌下。仍不住的代他摩擦，目不转睛的觑着他，待他的动静。武朝模也立在一旁定睛望着。约莫过了半个更次。忽听得那人微微哼了一声：“妈呀！”身子也略略动了一动，便大喘起来。钱武二人不禁齐声说道：“好了，果真不妨事了。”又过了一杯茶时，那人微睁双眼，将那呆滞的眼睛四下一转，叹了一口气，便挣扎着想要坐起来。钱迈忙伸手托着他的背心，将他缓缓扶着坐起，代他摸着胸膛，气喘才渐渐的匀了。

这时，掌柜的已披衣起床，出房探望。先时听伙计说：“姓钱的客人救了一个快要死的汉子到店堂里来。”心中大怒，想要出来发两句话。及至出房，看见武朝模立在旁边，便不敢声响，只呆呆的望着。武朝模转眼瞧见了掌柜的，便连忙叫道：“掌柜的，您这邻近可有大夫？您代我叫人去请来好么？”掌柜的听了，暗想：这病人定是伍爷的亲故，便